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

左編

將類　　禦夷

魏奉招　東夷

魏奉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涕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

犯令招先斬乃白紹、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
紹子尚、建安九年曹操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
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并州刺史
招以并州左有恆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
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
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曹操、操
領冀州、辟為從事、操將討袁譚、而柳城烏桓欲出騎
助譚、操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
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
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問招、昔袁公言

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眞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當白天子更假眞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為右曹操獨何得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

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勑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操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曹操義之、舉爲茂才、拜校尉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曹丕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

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餘家。租調使備安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搆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勑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

大材七[illegible]

護於部將

藏匿咸悉收送於是軒居晏閑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源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為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治招以為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

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川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相諸葛亮師出、而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岐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屯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

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

趙李牧　北夷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問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

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

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閒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漢衛青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矦家與矦家衛媪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次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冐姓爲衛氏青爲矦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元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矦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矦事乎青壯爲矦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大僕公孫賀爲輕

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大守、虜畧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畧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

蘇建有功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衞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

將帥不可無此心

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得十人皆為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

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中郎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

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欲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
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
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
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
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
侯是歲元狩四年也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
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
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
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
廣爲前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

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遶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驘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

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

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旣皆還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皆封列矦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矦者兩軍之出塞塞閲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

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繇此上益重愛之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三千三百戶幷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以爲將者十四人最驃騎

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戸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隋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衞上士初未知名唯楊堅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克使者因遣晟副汝南

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雕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雕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一國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

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强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内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内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强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

晉則攝圖分衆遐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攜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賚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

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於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强，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

走至積，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說，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

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克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賚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

以崇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閭執遂迎染干以什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涖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强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

晟所不利

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鈔畧。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兼無寃隙，若徃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

燃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假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箠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貫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中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爲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

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賞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内猶被雍閭鈔畧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闊東至西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横塹令處其内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監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内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

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懼、又大集兵、詔晟部領
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
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
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
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
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遣官來降、時亦預
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
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
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
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

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
被地謹驗其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將滅
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
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
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
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
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
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于安置
干磧石事畢入朝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
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

即虎用兵
二下

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骨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

後除淮陽太守未赴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諡曰獻

唐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字稷等歎駭十

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劒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黙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

絶而惡不得萌固當取舍番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鎭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脱甘涼有一日警豈堪調發耶善爲國者必料內以敉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鎭近己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鎭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必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絶且四鎭久附其倚國之心豈

唐之邊鎮異於宋者唐之和戎爲政宋之和數爲政也

與吐蕃策令人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携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受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報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

后周之而較樂遺將其君心協事加此

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廥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制許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

此謀亦難測

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惟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賂二公請留不行請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既得復仇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賫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

矣決不可
棄以寸功

相葛屠士壽疲癘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弊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為吐蕃鄉道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啟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豈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以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儻令求我助討者欲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為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

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匐十姓之亂請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加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倭子僕羅幷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絶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册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菟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

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使擾南道。吐蕃將俀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向無勒若屣虛邑。猶引俀子爲救。況今北有沙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内。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既受闕啜之賂。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李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奬爲安西副都護。發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

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啜殺嘉賓又殺李守素於僻城牛師奬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鎭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鬬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

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讙迎都督虔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吏部尚書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

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廡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技

左編

將類　　禦夷

唐裴行儉北夷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隨左光祿大夫陷于王世充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謚曰忠行儉幼以仁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甚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

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二帥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

召四鎮酋長僞約敗誓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犧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用猶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不與遮匐討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其契箭召諸部豪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匐道獲遮匐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匐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

唐王晙

王晙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樂爲御檢事擢明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將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晙以思忠旣是偏裨制不由己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獨殺非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晙亦由是出爲渭南令景龍末累轉爲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晙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遷朔方副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其酋坌達延以兵踵而前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

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進并州都督長史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旣而降者稍稍叛去晙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欵塞與部落無間也延素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鎮乃是畜養使爲間諜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候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

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克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曲西域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縣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川必有變書未報

而虜已叛乃赦畯將幷州兵濟河以討畯閒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曰畯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畯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時突厥跌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謀引突厥共爲表裏陷軍城而叛畯密入奏請誅之八年秋畯誘跌跌等黨與八百餘人于中受降城蘭池胡康待賓反詔郭知運與畯討平之玄宗以官人賜知運

等、晙、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闈、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晙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晙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晙賣已、乃復叛、晙坐貶梓州刺史、卒贈尚書左丞相、晙氣貌偉特人謂之熊虎相、慕節氣有古人風、其馭下肅一、吏人畏愛之、突厥默啜既死突厥施蘇祿復自爲可汗毗伽可汗患之默啜時牙官暾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國人信服之、毗伽乃召以爲謀主、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多叛歸之、晙上言願集兵衆、徙之內地、疏奏未報、降戶果叛、時朔

方大總管薛訥討之王晙亦引并州兵追擊破之毗伽謀入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我衆新集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立寺觀暾欲谷曰突厥人徒不及唐之百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弱則竄伏故也若變舊俗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止

宋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盂人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畧聞蔭補衙内指揮使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

今括渭之稅潘田者

議修城未決命允則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便傀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荊南劉昌言討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遷知潭州將行眞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

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懇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餓者無及矣明年爲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賑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

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斷冰代砲契丹遂解去眞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轉鎭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堅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凡下諸路宣敕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勸超衰經向師哭以解衆忿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眞宗曰茲朕意也何承矩爲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

則知雄州初禁榷塲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
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上閤
門使樊州刺史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
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
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
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頹圮因此廢守則
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
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
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
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

就開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教民陶瓦甓標里閈置廊市邸舍水磑城上悉累甓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闢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橋備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濬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

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覘允則與同隙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遺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月爲契丹所誅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荅少頃火熄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

救火狀眞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及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北得報以爲妄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

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狥天禧二年知鎮州徙潞州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貲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廢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

惜王君玉談苑曰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

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削眞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眞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爾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宋高瓊

高瓊家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眞宗官至太尉曾孫女配英宗爲宣仁聖烈皇后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極在旁呵

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爲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檛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撻覽中弩死虜遂退他日上命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太祖與文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溺冠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及澶淵之後章聖既渡大河至

浮橋一半。瓊執御轡曰此處好與。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爲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眞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毋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斷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

宋种師道

种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奏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知懷德軍

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
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
童貫握兵柄而西翁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
而巳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
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
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
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
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
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官久之知西
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

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知滑州督諸道兵城席葦上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于河滸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旣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譟而登城城即潰時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副都指

揮使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和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而黼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俄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

加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迴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將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為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

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傳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

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畧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于敗既敗李邦彦議割三鎮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

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進太尉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既至

宋人鬼進擠者非獨此一語

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宋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

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衘以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直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

八九[illegible]可行

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洛磁趙相五州各畜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

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珓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轎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

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荅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

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攻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增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

可惜此氣

制以澤爲徵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僞赦或啟奸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王卽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

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

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援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横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屛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

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至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

誕謾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為尹威名政積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冀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而朝

相恬不爲慮不修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

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刼掠侵奪靡所不至今之言遷幸者猶是也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浮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敉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

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皆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路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進既受閤門宣贊舍人京

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城往參澤將士疑其非眞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旣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

而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吏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併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解縛縱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部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卹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

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塡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耳今河東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直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

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

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趙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軍有民兵民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訢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

邪命引兵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輿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輿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輿感泣會滑州報虜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輿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輿忻然受命世輿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者管軍間勅務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臠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統制官楊進屯城南

王善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此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籙宮以爲

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復上表請上還京畧曰陛下聽姦臣之臆說憑賊虜之詭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聞有捕獲虜衆澤選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賊以刷君父之恥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没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俟回鑾當以身先之故請上歸京

尼办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勍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州陵寢遣馬廣等自大名取洺相

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因憂鬱成疾澤尹京幾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虜鋒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

此。汝等能藏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澤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嘗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初澤既拘留虜使上屢命之釋、澤不奉詔、至是宇文虚中至東京、

攝督守事遂歸之詔贈澤觀文殿學士後謚忠簡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